



余欢地《曙光》布面油画 160cm×386cm 2018年



余欢地《云涌竹韵赤水河谷》布面油画 220cm×580cm 2018年



余欢地《初晓》布面油画 120cm×120cm 2020年



余欢地《春风里的遵义会议》布面油画 100cm×100cm 2019年



余欢地《龟》布面油画 25cm×25cm 2024年



余欢地《瓶花之一》布面油画 35cm×25cm 2024年



余欢地《尧龙山》布面油画 60cm×120cm 2019年

(上接 T06 版)

再回到绘画语言的探索上。走进他的作品,无论是自然风景的巨大差异,还是地域人文的各有不同,余欢地以极敏锐而又细腻的个人感受,以及优美的色彩语汇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表现。在他游刃有余而又巧妙的构思之下,是我一贯认为的——他的风景作品,更多的是在造型语言之外对于表现对象的意象重构。这种突破时空界限走进历史又连结当下的艺术再造,跨越时空、富于诗意、饱含诗情。正如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的《以恢宏画卷接力谱写长征颂歌》一文中,郑工评述油画《万水千山》是:“以横幅构图营造险峻意境。画面上,青山白雪尽显旷远与沉静,近景处是红军跋山涉水的情景刻画,雪山之美、自然之险和红军不屈的意志融为一体。”显然,在进入这些作品所创设的情境当中的时候,风景色彩的美好与深融其间的情感也一同扑面而来。

毫无疑问,余欢地是拥有着极强的绘画情境构建才能的艺术家。从红色题材到日常风景,他以长期在画面构成与色彩感受方面的探索实践,逐渐建构起自己具有“诗性”的艺术语言。而对于自然风景与地域人文的感受性描绘,以及个人情感思绪的介入,可以说是余欢地作品视觉感染力生成的主要因素。对于不同时空中的多维情境的呈现,正是在这种个人主观情感的融入、再造和传递过程中得以激发。(作者系遵义市美术馆策展人、遵义市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)



余欢地《1935 红色印记》布面油画 120cm×120cm 2018年



余欢地《喂食》布面油画 200cm×200cm 2023年